



左  
繡

三十

哀

三  
十六

服部文庫  
117  
195  
16





117  
195  
16

左繡



錢塘 馮李驊天閑  
陸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叅評  
同懷杭州陸 佩與臯

男 馮張孫近漢

翼孫念詒

元孫思蔭

校輯

男 陸麟書素文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哀公下第三十

經 庚申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遇獲

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脩中典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冬獵曰狩蓋虞人脩常職故不書狩者大野在魯西故言西狩得用曰獲○麟一乃珍反

春秋左傳

哀公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射小邾大夫句繹地名春秋止於獲麟故射不在三叛人之數自此以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錄以續孔子所修之經○射音亦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庚戌叔還

卒無傳○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無傳○陳宗豎出奔

楚無傳○豎曹宋○莒子曹宋

狂卒無傳○任其廷反○六月宋向魍自曹出奔衛宋向

巢來奔○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簡公弒弟平公驚立

秋晉趙鞅帥師伐衛無傳○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

○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無傳○陳轅

買出奔楚無傳○有星孛無傳不言所○饑無傳

傳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

大野在高平鉏野縣東北大澤是也車子微者鉏商名服虔以車為車子姓與杜早以為不

祥以賜虞人時所未嘗見故怪之仲尼觀之曰麟也

然後取之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

季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孔子弟子既結書魯策以繫於經丘明亦隨而傳之終於哀

只兩字有無限感愴在麟乎得一人知已雖死不恨者矣細味此二字直傳出絕筆一片神理來也

此節寫子路以義為信全在極易諾處見其操守看射語多少委重多少相知季路復冉有謂之及多少信任多少轉仲氏只是壓辭妙又不說不肯加



說弗能強項中字字斟酌公真無媚也。季孫只說信仲氏却點個義一字指迷回視行交事君篇不免何煩評辭之嘆矣

此篇傳陳恒執君事從如寵發端篇中叙殺關止甚詳却是實筆叙執君事其略却是主筆看其起從簡公在魯入手便見關止既殺簡公不能獨安中間執戈猶怒殺機已動君臣必無兩全之理至末一筆結出悔不從執之言而固已

無及矣泛泛讀去似乎因事生事却不和神理全注在此也首尾中駢珠三探餘皆鱗爪矣  
三陳共謀關止以成子為王故于首段提綱次段叙陳逆三段叙陳豹四段正叙殺關事五段附叙子方事却將陳關四人一齊收應結構絕奇  
篇中寫陳氏之橫氣歌灼人起云驟顧諸朝寫出虎視眈眈毫無忌憚曰陳氏方睦不惟陳逆成歸即陳豹亦終難音至西乘如公而子行抽劍一則曰陳宗再則曰陳宗可見諸陳布滿而子我以孤立棄黎不惟寵豹反噬豐丘助強雖以子方忠於所事而請免與車陳氏且將寵而有之也簡公躬之不閱焉能以一人之寵敵諸陳而作之虎乎哉

公以卒前事其異事則皆略而不傳故使子路子  
此經無傳者多○要於妙反又一遙反  
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  
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  
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

何等漸截  
由弗能也  
濟成  
先伏執君伏執關止一筆而實主下篇  
○齊簡公之在魯也關止有寵焉  
子玉也關止子  
我也事  
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  
陳常心不安  
諸御執言於公  
大夫曰陳闕不可坑  
故數顧之

也君其擇焉  
弗聽子我  
夕視陳逆殺人逢  
陳逆子行陳氏  
遂執以入  
執逆陳氏方睦  
欲謀宗也子我逢之  
至朝陳氏方睦  
齊國故宗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  
使詐病因內潘沐并得內酒肉  
潘米汁可以沐  
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  
頭○潘音翻  
上正叙從子我叙  
諸陳于陳宗  
為患故盟之  
初陳豹欲為子我臣  
入此追叙從陳豹叙入只一倒換法  
豹亦陳使公孫言已  
言已介  
已有喪而止既而言  
之既終  
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  
肩背僂○望視目  
喪也  
長一上聲  
望

陽事君子必得志  
得君欲為子臣吾懼其為人也  
子意



詐恐多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批大語對憚其為人

說林註陳使為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族何害非

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

言已且其違者不過數人違不從也何盡逐焉遂告陳

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行子

逃而隱於陳氏今又隱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

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稟丘子意茲芒子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補

正傅氏曰八人不必皆在四乘四人同子我在幄乘如文十一年富父終甥駒乘是也

幄帳也聽政之處出逆之遂入閉門成子入反閉門不納子我侍人禦

之子我侍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公與婦人飲酒於

檀臺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

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言將為公除害成子出

舍于庫以公怒故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

劔曰需事之賊也言需疑則害事誰非陳宗言陳氏宗族衆多所

不殺子者有如陳宗言子若欲出我必殺子明如陳宗服云陳宗先祖鬼神

也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闈宮中小門皆大門公門也

正叙殺子我事插入此段所謂擊中而首尾皆至者也

哀公



凡四寫子我失着是泥墮人失能與陳氏持耶

結出一篇主腦較他處首尾呼應又不

此篇叙向魘之亂而禍及其兄併率其弟卒終之以牛之死作者深有感焉故于大段詳叙潯身去亂流離失所以致其太息之恩而于前此懸寫向巢一段以形激之至於叛曹奔衛本事則用兩對之筆寫還正文最有結構文字

從皇野引出名左師先用敢不承命一頓從左師轉出攻桓氏亦先用敢不聽命一頓兩節散中有整以遞為對君命名之下直接乘車迎至其事頗提却揮秋擊鐘奏食一段情景因鋪叙告慶欲速一番詞令開處設色最有精神左師既至請瑞命徒又可直叙却亦寫故臣新臣一番曲折遂與上節掩映生姿情

左傳

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奔中適豐丘奔中狹路豐丘

陳氏邑○奔於陳氏邑○奔於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齊關

成子將殺大陸子方子方子陳逆請而免之以公

命取車於道子方取道及彫衆知而東之知其矯命奪車

遂使齊城出雍門齊城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

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

見魯衛之士傳言陳東郭賈奔衛賈即庚辰陳恒

執公子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悔不誅陳氏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恃寵公使夫人驟請享焉

而將討之夫人景公母也數請享飲欲因請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

以蠶易薄蠶向魋邑薄公邑欲因公曰不可薄宗

邑也宗廟乃益蠶七邑而請享公焉偽喜於以日

中為期家備盡往甲丘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

也兩句他說謂寵即害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

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况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

師不可左師向魋請以君命名之左師每食擊鐘

春秋左傳

哀公

五



左編  
文相配至下一止攻君一止取貨又穀  
教工整末段致邑適齊致邑適與一惡  
兩名卒郭門葬兵興叙致慨慊屢落低  
同無限極昏亂蕭索事寫得極腴潤極  
波瀾誰謂絕筆以後下復有江花爛縵  
文字耶

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快活公曰可矣以

乘車往曰迹人來告主迹禽獸者周禮地官迹人掌邦田之政鄭云迹之言

跡知禽獸曰逢澤有介麋焉地理志言逢澤在榮陽開封縣東北遠疑

非介大也方言奇此河掩飾得無痕公曰雖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

無耦曰介麋一作傑公曰雖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

若何皇野稱九外君憚告子難以遊戲野曰嘗私焉嘗

也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

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便公與公曰所難子者

上有天下有先君言雖誅難要不負對曰雖之不

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瑞符節

周禮典瑞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鄭象云牙齒兵象故以發兵以命其徒攻桓

氏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司馬故臣與其新臣

日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順騁而告桓司馬子順

弟桓司馬司馬欲入入攻子車止之車亦曰不能

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魍遂入於

曹以叛哀八年宋滅曹以為邑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

夫以入焉巢不能克魍恐公怒欲得不能亦入於



散文忽對簡調與委靡非昭公篇同

曹取質

不能得大夫故入曹劫曹人子弟而質之欲以自固

魋曰不可既不

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

舍曹子弟民遂

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

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

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

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

齊牛桓魋弟也珪守邑符信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

夫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

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亦不與吳人

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

門之外阮氏葬諸丘輿阮氏魯人也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輿城錄其卒葬所

在愍賢者失所○阮諸庚反或作岡

○甲午齊陳恒弑其君壬子舒州王簡公也孔丘三日

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

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

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辭不告

論勢不論理人多議左氏所載不實不知聖人作事未嘗不兼勢好謀而成豈是卑義理作主者看此篇先叙請伐齊者三則論理大略已備末因公懼怯故又總勢而見事之必可行耳魯論虛叙請討左氏又只叙其後半此則後人之不幸也已

只作歇後語而君之當討季之當討



皆在言表矣。

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嘗

大夫而去  
故言後

○初孟孺子洩將圍馬于成。洩孟懿子之子孟武伯也圍畜養也成孟

公孫意在保障孺子意在繭絲。

氏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為成之病不圍馬焉。

病謂民貧困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

孺子鞭之。恨患故鞭成有司之使人○患一端反秋八月辛丑孟懿

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請聽命共

使○內如懼不歸不敢歸成為字又音納明年成叛傳

經辛酉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夏五月齊高無

平出奔北燕。無傳○鄭伯伐宋。無傳○秋八月大雩。無傳

○晉趙鞅帥師伐衛。無傳○冬晉侯伐鄭。無傳○及齊

平。魯與齊平○衛公孟彊出奔齊。無傳

傳十五年春成叛於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以偏

成

○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

西北入丹陽湖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弔為楚所伐及夏而卒

此節連上篇讀通體都以兩字三字句為欵次又一章法。



通篇都從尸上着筆。第一層論以尸造門是奉命第二層論尸將事是行禮第三層并破其謂尸之憂首段看其鋪排鄭重中段看其翻駁痛快末段看其破解明白左氏臨了猶有此宛轉圓朗之文也。  
 撰筆與子使大宰語文便一層對吳子說一層對大宰說末段總收通篇是前偶後奇格。

良吳將以尸入。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歛於棺造於朝介將命吳子使

大宰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

夫之尸。廩然傾動貌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

尹蓋對。蓋陳大夫貞子上介林註上介正使也蓋因舊註敢辭上介絕句而誤曰寡

君聞楚為不道荐伐吳國。荐重也滅厥民人寡君使

蓋備使弔君之下吏。備猶副也無祿使人逢天之感大

命隕隊絕世于良。絕世猶廢日共積廢行道之日言棄世廢日共積

所積聚之用積一日遷次。一日便遷次不敢留君命今君命

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

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

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朝聘而道死則以尸行事正義曰芋尹以吳人不納故

引禮深辯其實貞子當殯。子館不得以尸將事也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

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

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

何以爲諸侯主。謂三盟也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虐士死者

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於君所雖隕於

俞寧世曰平正通達不務為短險辭令絕佳。朝聘以尸將事一語妙有根據。



淡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傳

芋尹蓋知禮○  
內如字又音納

○秋齊陳瓘如楚瓘陳恒之過衛仲由見之仲由

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斷喪公室而他人有

之不可知也其使終喪之亦不可知也饗受若善

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仲由事孔子子玉

曰然吾愛命矣子使告我弟弟成○冬及齊平子

服景伯如齊子贛為介見公孫成公孫成成幸公

貢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為子役

其有不貳乎言子叛魯齊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

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喪宗

以邑入齊使魯已安放此人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傳言仲尼

有危亡之禍通接使告我弟陳成子館客使景伯子曰寡君使恒告曰寡

人願事君如事衛君言衛與齊同景伯揖子贛而

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在定齊為衛

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在定九年冠氏因與衛地

此篇乍看似前重子路後重子貢如註  
所云仲尼之徒皆忠于魯國者細玩乃  
知全重子貢平齊以歸成首段乃為後  
半篇作引于子玉口中着子使告我弟  
一筆成鋪之妙真無筆墨痕矣從告  
弟語卸落則中節不過安放公孫亦不  
與對成子語並讀此賓主之辨

以兩不可知不起善魯與後以一與一  
取兩路夾出寒心詞令亦是相當此篇

法暗配處

首尾用順接中間用逆跌就其辭而折  
之反復比例自令人心愧而語塞為詞  
令之最也妙在兩因字一與字一取  
字相形不堪



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二十五家為一社。籍書而致之。

吳人加敝邑以亂。在八年。齊因其病取譴與闔。亦在八年。

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一篇歸結在此。

也。成子病之。乃歸成。病其言也。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

贏。贏齊。邑。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慳。孔圉孔文子也。蒯聵姊孔伯姬。

○慳苦。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

內。適伯姬。使良夫詣大子所。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

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

冕。大夫服軒大夫。與之盟。為請于伯姬。良夫為大子請。閨

車三死。死罪三。月。良夫與大子入舍于孔氏之外圃。圃。昏二人蒙

衣而乘。二人。大子與良夫。蒙衣為婦人服也。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

之老。樂寧問之稱姻。妾以告。自稱昏。姻家妾。遂入適伯姬

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與豶從

之。介。被甲與豶。豚欲以盟。迫孔慳于廁。強盟之。孔氏專政。故劫

○廁。遂劫以登臺。樂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

初。衷反。

此叙輒奔。曠立事。作兩半讀。各以住句。為界。畫其實。孔慳立莊。公即可連衛輒。來奔。寫去左氏。因重子路。狗難事。故特詳之。耳。看切。以登臺。及使告。季子兩筆。都只于前半略。插。醫。于後半。身。提。重。叙。意。可知。已。

從豎引入老。從樂寧引入季子。又以子燕作陪。雙起。雙結。中間處處對仗。乃前散後整格。



形不置軒軫而意已在言表左氏亦極能體貼神理渾然不貶季子便是不與蒯瞶前于據國則不予輒後于爭國又不予攢知此義者可以權矣

俞寧世曰前半白晝鬼魅後半暗室神明弗及不踐其難以衛之陪臣言食焉不辟其難以孔氏之宰言各有見地燔臺結纓死拯孔悝其常出公孔子兩言亦未嘗謂由非也紛紛刺愆何嘗說夢

季子 季子子路也為孔氏邑宰○炙章夜反○正義曰論語稱子路為季蓋字季故呼為季子也○按後高柴稱季羔豈亦字季耶或云以其仕魯季氏故

名獲駕乘車名獲亦字所母

夫駕乘車酒後醉上酒次行爵食炙此二句正叙事錯綜處正言不欲戰

相連 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子羔非是

夫高柴孔子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且欲弟子將出奔

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言政不及已可不須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謂食孔氏祿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守門曰無入為也言輒已出無為復入季子曰是公孫

形不置軒軫而意已在言表左氏亦極能體貼神理渾然不貶季子便是不與蒯瞶前于據國則不予輒後于爭國又不予攢知此義者可以權矣

俞寧世曰前半白晝鬼魅後半暗室神明弗及不踐其難以衛之陪臣言食焉不辟其難以孔氏之宰言各有見地燔臺結纓死拯孔悝其常出公孔子兩言亦未嘗謂由非也紛紛刺愆何嘗說夢

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因門開而人曰天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言已必繼孔悝為難攻天子且曰天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壓敵子路二子黨敵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不使冠在地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結前文

孔悝立莊公莊公崩此下又為後文起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故政先謂司徒隰成曰寡人離病于外久矣子請亦



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此褚師聲子為明年瞞成

起

經子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瞶自戚

入于衛衛侯輒來奔

書此春晉從告

○二月衛子還成出

奔宋

即瞞成。還音旋。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仲尼既告老去位猶

夫子卒當謹而志之何至日月有誤耶  
二說宜從四月乙丑為正以每時必書  
首月既書夏四月則必非五月己丑日  
矣

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魯襄三十  
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  
己丑五月十二日日必有誤。孔子卒孔子作  
春秋終于獲麟之一句公羊穀梁經是也弟子欲  
記聖師之卒故採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于  
此丘明因隨而作傳終于哀公從此以下無復經

矣

傳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

欲伐莊公不果而奔衛侯

使鄆武子告于周

武子衛大夫胙也

曰蒯瞶得罪於君父

君母適窺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

上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胙敢告執

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胙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

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繼父之世還居君之祿次

方天之休。言天方受爾以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傳終蒯瞶之事

之學非也此正以  
後文起本耳於  
此君憤憤猶以為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諫之曰旻天不弔不憇

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仁覆閣下故稱旻天弔至也憇且也俾使

也屏蔽也○諫力軌反說文云謚也弔一音的屏必領反○正義鄭玄禮記註云諫累也累列生時

行迹讀之以作謚然傳註皆不載孔子之謚至漢王莽謚孔子為宜尼而鄭以尼父為因日字以為謚則誤讀傳文以字

為謚而作此解耳發發余在汝嗚呼哀哉尼父

無自律疾病律法言喪尼父無以自為法○熒求營反子贛曰君其不沒

于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憇夫志為

昏失所為憇林說昏亂者必失其志憇過者必失其所生不能用死

即以夫子之言斷諫夫子之失失志二句先解昏憇二字尙是泛說下四句實解禮失名失創結君字極簡老之文不沒于魯提起失志失所正不沒註脚妙于暗應在前後只以君兩失之虛收不更明激又一手法

俞寧世曰以威儀決定之先亡以文辭決哀之不沒得聞夫子之文章信矣夫

此等處不重在被譴之人總備記贖之無道為後戎州起本也中詳許為事特借他不仁二字作激射不惟勸子伯并斷盡此君矣諸傳中旁叙之人事大抵不出此意

而諫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天子稱一人君兩非諸侯之名

失之

○六月衛侯飲孔悝酒于平陽東郡燕縣東北有平陽亭重酬

之大夫皆有納焉納財賄也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夜

者慙負孔悝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西門載其母俱去

平陽使副車還取廟主西圍使貳車反柝于西圍孔氏廟所在柝藏主石

函正義按說文柝宗廟主一曰大夫以石為主莊十四年註藏主石室昭十八年註廟主石函今

云得于橐中非石于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于室亦非石函矣



新登諺所謂暴發見也。子伯于贖可謂是君是臣。

此篇叙白公之亂。作兩截讀。何患弗從。以上叙白公之亂。致之者。子西。葉公在蔡。以下叙白公之亂。定之者。子高。然致亂是宿定。亂是主。故前段即插入葉公。而末段收老葉。中間出色寫葉公。而前後却有許多奇人。奇語。奇事。湊成一首。

奇文。上截又分五節。首節叙子木。為白勝緣起。不重。次節叙葉公。止子西之名。而弗從。三節叙子西。聞白公欲殺而不悛。四節叙白公。謀亂。五節叙白公作亂。而以弗從。石乞之謀。作煞。恰與上兩弗從。不悛。作段落。下截亦分五節。首節在蔡作提。末節老葉作結。中段前後插叙子西。辭王。圍公。負王。箴尹。去賊。從師。而中節重寫葉公。討亂。以及。胃。而進。乃。免。胃。而進。乃。烹。石。乞。為。段。落。前半。厲。劍。承。劍。兩。段。寫。白。公。作。亂。正。面。極。有。精。神。後。半。乃。胃。免。胃。一。段。寫。子。高。討。亂。正。面。亦。極。有。精。神。傳。二。百。四。十。二。年。事。至。此。猶。精。神。勃。勃。天。授。非。人。力。吾。

公。升為大夫。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子伯殺許載祏者。

公為反祏。孔悝怪載祏者久不來使公為反逆之。許公為人姓名。遇之曰與。

不仁人爭明無不勝。不仁人謂子伯季子也。明無不勝言必勝。必使先。

射。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殪。傳言子伯不仁所以死也。發。

一音。或以其車從。從公為。得祏於橐中。孔悝出奔宋。

楚大子建之遇讒也。白城父奔宋。在昭十年。又辟。

華氏之亂于鄭。在昭二年。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

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於。

子木請行而期焉。建種種有死之道。請行襲鄭之期。子木即建也。子木暴虐于其。

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子木。其。

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名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

亂無乃害乎。葉公子高。沈諸梁也。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

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使為藩。屏之衛。葉公曰。周。

仁之謂信。周親也。率義之謂勇。率行也。吾聞勝也好復。

言。言之所許必欲復。行。行之不顧道理。得。得。細。亦。奇。語。也。而求死士。殆有私乎。私謀。復。復。復。

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期必也。子必悔之。弗從名之。



于左公亦云

以下奇情瀆洩而出使人應接不暇

俞寧世曰全篇只寫得信詐身亂四字  
子西辨不明所以懼禍葉公識得透所  
以成此一石乞是白公窮觀一熊宜僚  
是白公反托 白公之復仇與子胥異

子胥之父無罪白公之父有罪首三行  
最叙得有力 文章有簡勁之妙有游  
衍之妙熊宜僚一段簡勁處也葉公免  
胥二段游衍處也簡勁而生動游衍而  
適緊乃古人神技 葉公在外故不涉  
于難而成其功方城之外句提撥極清  
極老

叙法簡捷文與事稱

三篇

春秋左傳

卷三

五

使處吳竟為白公 白楚邑也汝陰襄 信縣西南有白亭 請伐鄭子西

曰楚未節也 言楚國新復政 合猶未得節制 不然吾不忘也他日

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

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 比子西 于鄭人 勝自厲劍子期之

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

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

卵余翼而長之 以鳥 為喻 楚國第 用士之 次第 我死令尹司

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

言我心殺之若得自 亦稱 子西不悛勝謂石乞 石乞勝 之徒

曰王與二卿士 二卿士子 西子期 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

乞曰不可得也 五百人 此一日字寫石乞沈思時 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

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 俞云

告之故辭 告欲作亂宜 僚辭距之 承之以劍不動 拔劍指 其喉 勝

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

吳人伐慎白公敗之 汝陰慎 縣也 請以戰備獻 與吳戰 之所得

因以為亂 鎧皆代反 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

春秋左傳

卷三

六



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俞云死有餘慙

葉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挾豫章俞云死有餘恨

以殺人而後死以效其多力豫章大木石乞曰焚庫弑

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

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

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蔡遷州來楚并其地

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

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險猶惡也所求無饜則不安譬如物偏重則離敗欲

須其斃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俞云扁駁管修楚賢大夫

聞其殺賢白公欲以子闞為王子闞平王子闞

不可遂劫以兵子闞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

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

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不能從遂殺之而以王如

高府高府楚別府石乞尹門為門圍公陽穴官負王以

如昭夫人之宮公陽楚大夫昭夫人王母越女葉公亦至及北門

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

一往一復至情至理渾是神氣鼓舞故千載如新後人兩意反復大都本此顧安得有此精采煥發耶前後散散叙致此段特作整鍊乃一篇之警策也



凡兩意往復者後意必更妙于前意如望父母已無以復加忽變出如望歲焉真使人百思不到百思不易奇雋極矣

王或菴曰序葉公破勝只就肯與免肯極力形容而勝敗之數瞭然何用寫其如何戰如何勝也凡序大事有不能詳有不必詳者或前或後序其一二小事以為點綴而大局即已畢見皆如此類

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冒乃冒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冒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更奇語穀也

日日以幾冀君來幾音冀本或作冀若見君而是得艾也艾安

也艾音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

狗于國旌表也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

貴而進言葉公得民心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欲與白公

并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二子子西子期也

多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

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微匿也生拘石

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

余勿言長者謂白公也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為

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

額黃氏燕勝弟額黃吳地沈諸梁兼二事二事令尹司馬國

寧寧安也乃使寧為令尹子西之子使寬為司馬子

子而老于葉更奇更不可及傳終言之

○衛侯占夢嬖人以能占求酒于大叔僖子僖子

結葉公又帶結二子完密

蘇子云物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嬖人



雖詐安能証無疑之主哉

其意在不材器可得太子錯會意此良夫所語無辜也

諸者應之決哉者應之疑且疑且決蓋

莊公之負心固適遇其子之促之也已

諾哉後即接寫此段寫得談笑戈矛使人咋舌筆力駭疾與之相肖也

成字至字以一字為頓挫短文節奏固以簡潔為工

良夫非卿衷甸兩牡亦罪也當併袒裘不釋劍為一而以首項足之方令叙事不落空耳

近世儒家

遺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

弗去惡害乃余得此法託占卜乃逐大叔遺遺奔晉

○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

何國之寶器良夫代執火者而言將密謀屏左右曰疾與

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名若不材

器可得也輒若不材可廢其身因得其器暨告太子太子太子使

五人與殺從已劫公而強盟之盟求必且請殺良

夫公曰其盟免三死盟在十年曰請三之後有罪殺

之公曰諾哉

○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於藉田之圃新造幄幕皆

以虎獸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

夫寫出他得意來良夫乘衷甸兩牡衷甸一轅卿車

佃為中乘蓋但有服馬無駮馬也紫衣狐裘紫衣君服至

袒裘不釋劍而食食而熱故偏袒亦不敬太子使牽以退數

之以三罪而殺之三罪紫衣袒裘帶劍○正義曰

故不數三者皆僭逼于君衷甸僭卿耳



吳以多方誤楚者。今越又以多方誤吳。而戰陳乃愈出奇。可以觀世變矣。只夾水而陳。句總說餘俱吳與越兩邊對說。小文極變而整也。王或庵曰。左氏序戰功之妙。此為絕筆。極奇正之變。而該兵法之能。足以包羅從前無限妙諦。蓋兵法無他。奇正而已。奇正無他。變化而已。變化無他。不測而已。此傳一備之句。卒奇也。三軍正也。左右鼓謨。虛而實。以奇為正也。三軍潛涉。實而虛。以正為奇也。吳師分禦左右。誤矣。當中軍而鼓。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矣。不過教言而寫盡兵家能事。

此節作兩層讀。前寫趙氏乘輿而來。後寫趙氏興盡而返。而太子使榑未卜戰。齊兩句。閒中又為賈死恒強各各伏案妙筆。

命將下。相皆以禁公為主。各以一人作陪。前詳後略。平叙而有側勢。亦一變格也。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

為左右句卒。句卒。鉤伍相著。別為左右屯。使夜或左。或右。鼓譟

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

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左右句卒為聲勢。以分吳軍。而三軍精卒并力。

擊其中軍。故得勝也。

○晉趙鞅使告於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

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為

也。恐晉君謂志父。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榑之。榑。訴父。欲

速得其處。○榑中角友。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

陳。瓘救衛。國觀。國書之子。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

見之。恒也。釋內服。服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

晉師。豈敢廢命。能歸。子已。欲必。敵晉。子又何辱。言不須來致。師自將往戰。簡子

曰。我下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畏子。玉。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聚積。楚既寧。

將取陳。麥楚子問帥于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

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



子穀語亦自說得事理明透幾疑無以難之葉公只須有賤而無德一語輕輕解却眼明于鏡筆快如刀乃有此樂

與字例然令尹之子舍字順呼右領左史用筆圓甚與惡莊愛段手法始終不

易也

朱以過為吉葉公正以過為不吉語語鬆快前後詳略迥別此筆意則自相配耳

其可使也

言此二人皆嘗輔相子西子期伐陳今復可使

子高曰率賤民

慢之思不用命焉

右領左史皆楚賤官○率所類反

子穀曰觀丁

父都俘也武王以為軍率

楚武王

是以克州蓼服隨

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

申息

楚文王滅申息以為縣

朝陳蔡封畛於汝

開封畛北至汝水唯

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

諂疑也○諂本又作慝

令尹有憾于陳

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貞子弔吳以此為恨

天若亡之

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

舍右領與左史

臣懼右領

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

尹吉

武城尹子西子公孫朝

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

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

終鄭裨竈言五及鶉

火陳卒亡按史記楚惠王四十二年滅蔡又在春秋後三十二年

王與葉公枚卜

子良以為令尹

枚卜不斥言所卜以令龜子良惠王弟

沈尹朱曰吉

過於其志也

志望也

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為

過相

將為

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為令尹

子國寧也

○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

昆吾之虛今



此篇乃終蒯聵之事也。作兩截讀。上半叙其見出于晉伐後。半叙其見殺于戎。州上半于妖夢着精神。而親筆貞卜。種種虛心作兩層寫出。下半于眾怒着精神。而剪戎髮已種種貪暴。亦作兩層寫出。一晉立般師。一齊立起收局。相配亦以通為對章法。

濮陽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縣生之

瓜。縣縣瓜初生也。良夫言已有以小成大之。余為

功若瓜之初生。謂使衛侯得國。瓜叶姑。本盟當免三死。而并數一時之

事為三罪殺之。故自謂無辜。公親筮之。胥彌放占之。筮史曰。不害與之。邑真之。

而逃奔宋。言衛侯無道。卜人不敢。衛侯貞卜。夢之。

其繇曰。如魚窺尾。窺赤也。魚勞則尾赤。衛流

而方羊齋焉。橫流方羊不能自安。齋水邊言衛侯。將若此魚。衛一華首反。方蒲郎反。

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此皆繇

炫以齋焉二字宜向下讀。可從蓋亡與羊叶也。補

正言其邊于大國將為所滅。竇讀徒踰讀出可

五冬十月。晉復伐衛。春伐未入其郭。將人城。簡子

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不欲乘衛人

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

月。衛侯自鄆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

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言

姓國何故。翦之。剪壞其。公使匠久。公欲逐石

有戎邑。邑聚。石圃衛鄉。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

圍。石惡從子。袁公

石圃衛鄉。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

圍。石惡從子。袁公



孫執升曰。昆吾長夫之。死者之寃也。戎州已氏之。髮生者之寃也。生死含寃。而又有石圃。匠氏以益其妻。聞子節不迫人于危。暗其能有久生之理乎。

公闔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終如上言乃自後踰戎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弟青疾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已氏。已氏戎人姓。初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髮之。以為呂姜鬣。呂姜莊公夫人鬣髮也。鬣大計庭。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計二反。髮皮義反。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已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起靈執般師以歸。舍諸潞。潞齊邑

寫孟伯妄自尊大。處前張其君。後且以自張。高不遇尤。古人以為唯于此益信。郊戰。嘿嘿此。皆一何饒。昔惜齊人無有以此印之者。然則。社也。陽以。小國自謙。實陰以大國自倨。與上無所。藉首同一神理。諸家皆坐煞小國當執斗。失其旨矣。

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其糜之謂歟。

公會齊侯盟于蒙。齊侯簡公弟平公。教也。蒙在東莞蒙陰縣。西故蒙陰城也。救一作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執牛耳。以典。瞻為工。季羔高柴也。季羔曰。鄆衍之役。吳公子姑。鄆衍在七年。發陽之役。衛石魍。發陽即也在十二年。石魍石曼姑之。武伯曰。然則誰也。就武伯名也。鄆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為可執。

○宋皇瑗之子麋。瑗宋右師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鄩。



般。邑以與之。鄒般愠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

克在下邑不與。雖亂。故在。鄒仕成反。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麋將

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子仲。皇野。初。子仲將以禮。奴之子

非我為子。臣交子。大。婦。大。義。麋曰。必立伯也。伯非。我兄。是良材。

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麋也。言右。師老。

不能為亂。麋。公執之。執。皇瑗奔晉。召之。

則不可知。還。何乃于。般野革一。

無所問。使皇瑗為右師。言宋景公無常。也。緩瑗從子。

○巴人伐楚。圍鄆。鄆。楚。初。右司馬子國之下也。觀

瞻曰。如志。子國未為。合。尹時。卜。為。右。司。馬。得。吉。兆。

故命之。命以為。及。巴。師。至。將。卜。師。王。曰。寧。如。志。何。

卜焉。寧子。使。帥。師。而。行。請。承。承。王。曰。寢。尹。工。尹。勤。

先君者也。亦不。相。舉。之。彼。寢。尹。吳。由。于。以。背。受。戈。工。尹。罔。執。燧。象。奔。吳。師。皆。為。先。君。勤。勞。

月。楚公孫寧。吳由于。薳固。敗巴師于鄆。故封子國

于析。君子曰。惠王知志。知用。夏書曰。官占。唯能蔽。

志。昆命于元龜。逸書也。官占。卜筮之官。蔽斷也。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用龜也。今。

此篇叙楚惠命子國克巴寧。凡寫五志。字前兩志。字在子國分中說。後兩志。字。就王分中說。末志。字乃引古語。蓋以志。合志。所謂如志。知志者。皆是道也。此一。字。兩用法。左氏于篇終。又出一奇。

只引老矣一詞于麋。又只須不識二字。輕輕敲擊。意已躍然。此諸人之至巧者。

此篇叙楚惠命子國克巴寧。凡寫五志。字前兩志。字在子國分中說。後兩志。字。就王分中說。末志。字乃引古語。蓋以志。合志。所謂如志。知志者。皆是道也。此一。字。兩用法。左氏于篇終。又出一奇。

志。昆命于元龜。逸書也。官占。卜筮之官。蔽斷也。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用龜也。今。



大禹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不疑故不卜也。

石圃之逃，報甚明于大體，然視夜半之遣，正復不殊，固乃公之風類也。

○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齊所立故，衛侯甄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雖與大叔遺，皆蒯聩所逐。

○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誤吳使不為備。○夏，

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真不及，乃還。真越也。

秋，楚沈諸梁伐東夷。越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

從越之夷三種，敖東夷地。

此處越亦弄巧成拙，夫差不能乘機報怨耳。

正義世族譜敬王崩子元王仁立世本，敬王崩貞王介立貞王崩元王赤立周本紀，又云敬王崩子元王立八年崩子定王立，未詳孰是。

春秋之終，鄭猶為不忘盟主者，與叔青之如京師，皆僮事也。

○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言敬王能終其世，終長弘言東王必。

大克叔青叔還。

○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為鄭故。

謀伐晉。十五年晉伐鄭，鄭人辭諸侯，秋師還，終叔向言晉史是年晉定公卒子出公釐立。

○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吳子伍員且死，忌何能為。

出居于艾。艾吳邑，豫章有艾縣。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

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即不忠者殺之，言其不量。



此篇見晉憂吳而不能救為越滅吳起  
本末段似屬贅附于通體文意不入却  
不知正繁與起處降于喪食對照也蓋  
旁人猶以先人之故欲繼舊業不違寧  
處而夫差為越生憂且閉閉然說閉活  
問閉人縱晉國能及好惡同之其與幾  
何篇中頃點黃池所以動其雄心斯豈  
先臣所以觸其孝思而子莫之振也豈  
惟弱人必笑直喪心病狂亦辜負此一  
番烽火好心事矣此為繚裹針之極筆  
文上下以復華為兩對起訖以降于喪  
食與之簞珠為映帶中間以先造越軍  
為承轉章法極極密未附一段作尾  
亦前偶後奇格也

力

○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趙孟襄子無恤時有父簡子之

喪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

有故乎楚隆襄子家臣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

質黃池在十三年先主簡子質盟信也質如字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

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嗣子襄子自謂欲敵越救吳非晉之所

能及也吾是以為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

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嘗試也乃往先造于越軍

曰吳犯闕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

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吾于吳王

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展陳也

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

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

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

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簞小筥也使

問趙孟問遺也曰向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歎之不得



只淡淡兩字而無限太息之神盡在其  
中不唯感觸史蹟其其惻惻于趙孟  
厚意者深矣

此見魯之終為齊弱也不惟高蹈之歌  
明受齊侮即除館之請亦暗受齊訊一  
阜一勤分明笑魯向不稽首卑靠儒書  
今竟先至且煩傳告一何前倨而後卑

也而孟伯嚭口不敢發聲矣  
國策終篇以好士為訊春秋末作亦以  
儒書為諱風會所趨不約而同乃爾  
他文必以此歌作煞此獨用之前半亦  
脫換熟境處

越始強而知即歸甚矣飢易食渴易飲  
霸且然矣

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以自喻所問不急

而反請問夫差何以為越生要其本以為直史黯何以得為君子晉史黯云不及四十年

對曰黯也進不見惡時行退無謗言時止王曰宜

哉則行

魯 傳 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越既勝欲霸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此時必齊  
七年齊侯為公稽首拜而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

使我高蹈皐緩也高蹈猶遠行也言魯人皐緩數

會。數所主。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二國齊邾也

不肯答稽首令齊邾言魯據周禮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先期

遠至。憂叶一笑反至也齊閻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息閻丘

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為僕明之後

人之未次齊僕未會頭脩宿次也請除館於舟道舟道辭曰敢勤僕

人不語不敢勤齊僕為魯除館

傳 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為



回想三年報越時不勝風景不殊之嘆

執紼薦馬作兩層說詞令安詳此求之甚也

此節亦前奇後偶格皆寫知伯悞而好勝處為後文起本兩何上一從君說一從齊說一意分作兩層也

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天子草奔越鄭隱公八年為吳所

四十年

奔齊

○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甬東越地

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不慮易種茲邑耶

甬音勇句九具反又音拘辭曰孤老矣焉能事

君乃縊越人以歸以其尸歸終史墨子胥之言也

○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景曹宋元公夫人小邾女季桓子外祖母

正義曰宋景曹者宋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肥康子名競遠也

景公之母姓曹氏也

曰做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

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與人求冉有名與眾也曰以肥

之得備彌甥也彌遠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稱彌甥正義彌者增益之義有不

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薦進也其可以

稱旌繁乎稱舉也繁馬飾繁纓也終樂祁之言政在季氏繁步干反補正傅氏曰稱

副也旌旌繁纓皆國君之服謙言可以稱此否

○夏六月晉荀瑤伐齊荀瑤荀躒之孫知伯襄子高無平帥師

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

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武子晉大



夫知伯曰君告於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

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

武也治英丘也治齊取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

辰戰于犁丘犁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

夫顏

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

青也

傳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

一如一報寫得出格親熱為公欲以越  
供魯伏筆

此篇註云終臧氏有後于魯是臧石為  
主中股蔡章、裨晉師似連臧石都訊

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在傳一宜叔以晉師

伐齊取汶陽在成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

臧氏主以臧氏世勝齊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石臧

之軍吏合繕將進首軍吏也萊章曰君卑政暴萊

齊大往歲克敵禽顏今又勝都取廩天奉多矣又

焉能進是德言也字新調造衛過也德戶快反謂過謬之

不慧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餽臧石牛生曰大史謝

之晉大曰以寡君之在行在軍牢禮不度不如敢

取在內故另以餘牛作結若倒轉則不  
辨賓主而文致亦索然矣

兩段句句作對偶語大雅四六階似之  
坐名臧氏亦乞師之變說而文致特  
農



展謝之。終賦氏有後於魯

○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終子贛之言而立公子

何何亦無道。何太子董弟

○公子荆之母嬖。制哀公庶子將以為夫人。使宗人費

夏獻其禮。宗人禮官也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

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

於薛。武公放也孝惠娶於商。孝公稱惠公，弗皇商來也。哀公文定，公名宋，故費

夏諱宋，桓公始娶文姜。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

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為

大子。國人始惡之。惡公

○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郟。適郟，越王太子。得相親說也。將妻

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使

因大宰而納賂焉，乃止。語故吳臣也。季孫恐公因越討已，故懼。

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與虎，衛侯美矣。輒也。衛

侯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覲

而登席。古者見君解鞶。鞶，亡伐反，足衣也。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

妙在回圖回復，倘無之待其責詰，然後一一破解，此種設法大為國策開山亦文章風會之所趨也。

對曰：無之不但詞令實有經濟，後來如乞畫圖搜簿藉故，歷而不與者，皆此一段高識妙論。

和為適越起本

越滅吳而語仍用事君子是以知句踐之不迷霸也。

此篇為衛輒出奔傳作兩半讀。上半連敘七人作亂之由，下半敘輒出奔之事，中間撮承單落同一轉接法，而筆意小別矣。當在載實以歸，截末段乃納衛侯緣起，連下篇讀。與此章法不屬也。前半詳寫七人七事，長短相開，歸重



拳彌以後詳寫拳彌請許使人失矣是

節長以兩必字消為片段

一節短以兩奪字為片段而另以公使捲後兩公使為映起

又一節長以夫人寵衰期得罪為章主

又節短連叙兩事以兩公使為片段

以上零星叙來此處作一摠以束上而單提拳彌以起下前就七人寫得參差錯落後就一人亦寫得整齊變換章法相配洵有意為文者

人足有若見之君將設之設嘔吐也。設許角許各二反是以不

敢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其辭謝公褚師出

公戰其手抵徒手屈肘如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

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悲死以得公之入也

奪南氏邑此節以三事南氏子南之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八

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懿子公文要公有忿使初

衛人翦夏丁氏在十以其幣賜彭封彌子彭封彌子彌子

暇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為夫人其弟期

大叔疾之從孫甥也期夏戊之子姊妹之孫少

于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

使優狡盟拳彌優狡俳優也拳彌衛大夫而甚近

信之故褚師比鞞登公孫彌牟喪邑公文要失車

司寇亥奪政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

利兵無者執斤斤工匠使拳彌入于公宮信近之

而自天子疾之宮謀以攻公鄆子士請禦之鄆子

夫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言不不見先



末段寫得最熱鬧。凡作三節。以三乃字為界。第一節。凡三層用散筆。第二節亦三層用整筆。第三節。只用單筆。而牽上請適與下請速作對。章法之妙。莫可名言矣。上兩乃字在公分中。末一乃字在拳彌分中。為拳彌作結也。

君乎君何所不逞欲

先君蒯賁也。亂不速奔。故且為戎州所殺。欲令早去。

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眾怒難犯。休而

易聞也。乃出將適蒲。

蒲近晉邑。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

鄆。鄆齊晉界上邑。彌詐

不知謀。故公信之。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

洽。洽近魯邑。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

城鉏近宋邑。以鉤越。

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

宋南近越。轉相鉤牽。欺衛君言。君以寶自隨。將致衛盜。請速行。已為

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

將致衛盜。請速行。已為

先發而因載寶歸衛也。

●公為支離之卒。

支離。陳名。因祝史揮以

侵衛。揮衛

衛人病之。懿子知之。

知揮為見子之

公孫彌卒。

請逐揮。支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

而妄。

支子也。支子由君全。是懿子之謀。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見君有入。勢必道助之。

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

雖知其為君問。不審察私其評之。

評一音病。

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遺

諸其室。

難面逐之。揮出信弗內。五日乃館諸。

外里。

外里公所在。遂有寵。使如越。請師。衛求入。

○六月公至自越。

前年行。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



季孫語甚恭順都是口是心非故公以食言刺之

語最尖厲

受需以訟唯口與戎于此益信末惡字應前不惟臣惡言君亦有惡矣

梧魯南郭重僕為公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

之二子不臣之言甚多欲使公盡極公宴於五梧

武伯為祝祝上惡郭重曰何肥也警毀季孫曰請

飲飲罰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

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言重隨君遠行公曰

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以激三桓飲酒不樂公與

大夫始有惡為二十七年

傳壬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臯如后

庸宋樂茂納衛侯舒武叔之子文子也臯如后情

也輒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懷而虐少待之必毒於

民懷恨乃睦於子矣民師侵外州大獲越納輒出

禦之大敗衛師掘諸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

上定子褚師比之父文子使王孫齊私於臯如齊

大夫王孫賈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臯

之子昭子也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

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

此篇詳衛輒結局前晉納魯昭而不克納以略故此越納衛輒而不克納亦以略故然平子猶在昔地機謀彌平却是當而罷佈已欲亡而衆曰勿出申已開而公自不入逐君何事愈出愈奇蓋亦孰能生巧矣哀哉



可見衛人以輒嫡孫當立不過孔懼瞞成之徒耳

極寫輒之懷虐應前作結上不孝下不慈至此人而極矣

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欲以觀衆心

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申重也開重門而嚴設守

辭欲以恐公使不敢入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

悼公淵賸庶弟公子文子起文子止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

曰期則爲此司徒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夫人期姊

也怒期而不得加戮故司徒期聘于越爲悼公攻

而奪之幣期告王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

怒殺期之甥之爲大子者忿期而及其姊爲夫人者遂復及夫人之子

遂卒于越終言之也終效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育諸公宮

周元公孫子高也得昭伏兩立句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爲右

公也啓得弟畜養也皇懷非我靈不

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從昆弟靈不

緩爲左師不緩子靈樂棧爲司城棧樂淵樂朱鉏

爲大司寇朱鉏樂六卿三族降聽政三族皇靈樂也降和同也

因大尹以達大尹近官有寵者六卿大尹常不告

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不告國人惡之司城欲去

此篇叙大尹專利六卿靖國而國人守插其間首段提提未句單結中分立啓立得兩項蓋亦以遞爲對句也兩段中間忽插叙得夢啓寢已集一節奇文以作上下轉板格法變動之極

起手一段將得啓三族大尹國人一一提清全篇局法真有大瞻在握一塵不驚之妙矣六卿中又以樂棧爲主看總提後即用單筆另提線索清出

因大尹以達數句乃一篇罪案後兩點惑蠱其君照應參差中有整齊也

中兩段立啓立得對叙前從司城欲入



後從大尹說入前將大尹劫盟司城宜言兩開分寫後將六子狗國大尹亦狗一併對寫前敵後整相錯相配而前云大尹之罪後云施于大尹緊相呼應兩截一片看左氏一部大小文字不下千篇其格無所不變而于法則一絲到頭也其精神固自貫于載而相豆不祧者耳

插叙此段以承上起下蓋上是立啓下是立得此乃中間紐也尋常寫夢變幻盡致而于此乃特出一奇

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盈滿也重而無基能無

傲乎言勢重而無德以為基必敗也冬十月公游于空澤空澤朱邑辛

巳卒于連中連中館名連一音輦大尹與空澤之士千甲

甲士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奉公尸也梁國虞縣東南有地名空桐沃宮宋都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畫計

內宮名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

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

于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

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蒍使宣言於國

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

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言大尹所弑得夢啓北首

而寢於盧門之外盧門宋東門北首死已為烏而象在門外失國也

集於其上味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

立桐門北門味此一人一步一詞今却弄巧成拙張又反烏口大尹謀曰我不在盟少寢盟但

六卿大尹不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為載書六子在

唐孟地名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襄祝名皇非

我因子潞子潞樂茂門尹得樂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



端木氏此段詞令與魯夏獻禮之替相似真辭豐意美之文

雙調起單調收前後都是賓華王只中間一點手法輕鬆極矣

內外親卿天生有此兩對後世八股立柱未必不出于此顧安得有此字字典切恰好也

上已結過不識下引詩又是推廣一步抉進一層法

孫月峰曰衛侯以罪出奔衛輔以子拒父此人倫之大變子貢既知夫子之不為矣此所對使者之言適置兩味而不為之意即在言外



左傳

卷下

哀公

三

乎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

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眾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

皇氏將不利公室戴氏即樂氏與我者無憂不富眾曰

無別惡其號令與君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公謂樂得曰不

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

尹施罪於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為上卿

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

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

公孫于陳信二十八年衛成公奔楚遂適陳孫音遜

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盟在信二十八年獻公孫于齊在襄十四

年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在信二十六年今君再

在孫矣謂十五年孫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

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

之詩周頌言無強惟得人也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為王主而

國于何有

哀公

哀公

三



西癸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

于駘上欲使魯還邾田封竟至駘二月盟于平陽

西平三子皆從季康子叔孫文子孟康子病之恥

蠻夷盟補正慈溪黃氏曰蓋康子恐其君借勢

于越以去已與納賄宰嚭沮妻公事同意按與

下思子貢不言及子韜思子曰若在此吾不及此

夫不及與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

他日請念言季孫不能用子禮不備也

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言公之多

亥補正陸氏日過自辰辰

○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於齊

宏駟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屬會死事

朝三日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乘車兩馬大夫

以禮之服又加之五邑召

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隰役在二

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

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甯舒遠穀七里穀人不知

言其整也甯舒及濮雨不涉濮水在陳留酸棗縣

齊地遠去也傍河東北經濟陰至

不出名氏先渾點一筆以下逐個分說

又一手法

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他日請念四字

真使千古有心人長太息也生不能

用死而諫之夫子尚然何有于端木

傳已終矣此篇乃極寫陳恒假仁假義

為田齊張本與結尾特叙三晉同一微

自也觀于人文亦可得世變矣

凡作兩半讀在助之類之截上截又分

二節首寫其恤死錄孤次寫其整軍和

衆下截亦分兩節首寫其不為說動次

寫其不為問疑上半是仁之能下半是

義之勇皆極寫陳恒也

又看上半三叙成子之事下半兩叙成

子之言知伯之謂中行之告作對蓋亦

以前奇後偶為章法者



高平入齊子思曰大國在微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

不行恐無及也子思國參成子衣製杖戈製高衣也立于阪

上馬不出者助之難之知伯聞之乃還畏其得衆心曰

我上伐鄭不下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

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十七年楚獨滅陳非鄭之罪蓋知伯誣陳子故

陳子怒謂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衷善也謂大夫其

恤陳乎若利木之顛瑤何有焉言陳滅於日無傷成子怒

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

成子文子荀寅此時奔在齊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

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

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辭之乎將以子之

命告寡君成子疑其有為晉之心也厭於甲於輒二反文子曰吾乃今

知所以亡自恨已無知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

後入焉謀一事則當慮此三變然後入而行之所謂君子三思今我三不知

而人之不亦難乎悔其言不可復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欲求諸侯師以逐三桓

帶叙此筆乃寫陳恒之知非寫荀寅之悔也

雙調共起又一手法左氏臨下筆意不窮如此第一筆先透後段第二筆次



引中段對起遞承順逆有法若將君臣多開提在前欲以諸侯去之提在後便嫌其平板矣

八字叙行簡老又妙于整與起相配也

悼四年事却附叙于哀公之末又因趙而併及韓魏蓋春秋一書其事則齊桓

晉文今齊事已于陳恒畧見一斑而晉事尚無歸結故特叙此以為三家分晉張本而溫公通鑑便接此叙去春秋之所以終戰國之所以始也作者之旨深矣

齊桓晉文成一春秋之局田齊三晉成一戰國之局文運世運相為表裏如此夫子敘書以秦誓終而代周者秦也左氏傳春秋以三家終而續春秋者三晉也夫子前知不外乎禮左氏前知即寄于文斯已奇矣左氏叙哀公末年只四篇文字一齊一晉春秋之眼目也一魯春秋之主也一越與三家春秋終于越拍而三家與晉相終始也念及子貢不特結子貢乃所以結夫子也夫子者作春秋者也

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間隙也公游于陵

阪遇孟武伯于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

乎問已可得所謂妻也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應曰

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

陘氏有陘氏即因孫於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謀此以公從其家出故也終于釐之言君不設

有山氏於魯魯世家云哀公奔越國人迎哀公

復歸卒于有山氏子寧立是為悼公據傳則哀公無復歸事

悼之四年晉荀瑶帥師圍鄭悼公哀公北子寧也哀公出孫魯人

立悼未至鄭駟宏曰知伯懷而好勝早下之則可

行也行去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保守也南里在城外知伯入

南里門于桔枳之門鄭人俘鄭魁墨鄭魁墨晉士賂之

以知政欲使反閉其口而死將門攻鄭知伯謂趙

孟入之對曰主在此主謂知伯也言主在此何不自入知伯曰惡

而無勇何以爲子惡貌醜也簡子廢嫡子伯魯而立衰子故知伯言其醜且無勇

何故立以爲子趙世家云簡子召諸子令子卿相無爲將軍者至毋恤曰此真將軍簡子曰其母

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之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嘗召諸子與語毋恤最賢乃廢伯魯



以為更是不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後趙太子  
出韓魏作重登結襄子由是慕知伯也遂喪之知伯貪而懷故韓  
以謂而老也否則後事語不可了矣讀左氏文魏反而喪之史記晉語公之四年晉悼公之十四  
須玩其詳處尤當玩其得無文字處魏反與趙氏謀殺知伯於晉陽之下在春秋後一  
十七年補正曰終陳成子之言自是晉益微至靖公三年韓魏趙三分耳  
其地靖公遷為家人

春秋左傳卷三十終

南人學問曠中窺日北人看書顯處視月支公平孫  
 褚之爭云爾劉氏以謂學廣難周難周識闇迺似顯  
 處視月學寡易覈易覈智明迺似曠中窺日是二說  
 者愚皆否否看書學問性靈攸寄奚分南北視月窺  
 日則見大見小之喻識闇智明適謬本論支北人故  
 語助褚劉南人故語助孫耳其實理無偏詣兼濟唯  
 寶否則與為顯處視月無寧曠中闕日左傳日也左  
 繡牖也生而駿者不知有日語日形則扣槃語日光



則捫燭夫日精非形光之迹而日象非槃燭之肖以  
繡求左窺牖斯在其儼諸管豹也唯命其讓諸蠡海  
也唯命得月於顯弗遑暇矣睽日用詢庶其免夫庚  
子十月三日定海後學陸浩大瀛跋

昔者吾邑有書學問淵源於齊矣自南此厥民  
與厥民學志長遠長遐皆世世淵源中流日長二  
蘇文學云可隆凡以附學窺此風



